



羣众演唱

農業合作化專號

4

北京大众出版社

2
3

革命年代

1949—1976

4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

群 众 演 唱

第 四 輯

〔農業合作化專号〕

北京羣众藝術館筹备处編

本輯內容介紹

鐵馬記 通过杜大娘对社裏兩匹馬不同的看待，批判了社員中某些自私、狹隘的落後思想，歌頌了飼養員杜春江大公無私的優良品質；同時反映了社員彼此之間團結互助的新關係。

火老鼠 通过揭露富農分子王义亭在擴社过程中挑撥是非，縱火破坏的陰謀活動，說明了只有坚决打擊富農的破坏行为，才能取得農業合作化的勝利。

陈玉娥入社 陈玉娥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坚决参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。由於她辛勤的勞動，秋後分得了大批粮食，改善了全家生活，建立了和睦的家庭關係。作品从这个家庭生活的角度上反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优越性。

扔界石 一个老社員去刨地界石，湊巧碰見一个新社員去埋地界石，兩人各怀祕密，彼此試探。經過老社員的切身体驗並現身說法，兩人一齐把地界石扔掉同心办社。剧本反映了農民集体主义思想的成長。

兩個心眼 通过下二嫂偷社裏一袋肥田粉的事件，批判了貪小便宜、損害公共利益的錯誤行为；同時歌頌了社員中正直無私、一心愛社的先進思想。

群 众 演 唱

(第四輯)

北京羣众藝術館筹备处編

*

北京大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号

北京印刷廠印刷

*

(5177) 787"×1092"1/32•2 1/16 印張•50,000 字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000 册 定價：0.25 元

目 錄

鑼馬記(山東快書)	許 多(1)
火老鼠(單絃)	王 決(18)
陳玉娥入社(山東琴書)	楊學凡(29)
扔界石(歌劇)	侯喜旺(39)
兩個心眼(評劇)	趙羽翔原作 薛恩厚改編(53)
推荐春節演唱材料	(68)

餵馬記(山東快書)

許 多

十一月初冬天气涼，
嚴霜一場雪一場。
十五的月亮剛升起，
照着一個大村莊，
照進了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，
有一排馬圈真叫長。
圈裏邊騾馬齊刷刷的一大溜，
有紅、有白也有黃。
飼養員年在五十上下歲，
名字就叫杜春江。
杜大爺把牲口餵的實在好，
个个都是膘滿肉厚溜溜光；
膘滿肉厚還不算，
每一匹全都有名堂：
“大鐵青”、“菊花黃”，
白的名叫“雪裏鑽”，
紅的就叫“狀元郎”，
還有個奸、懶、饞、滑的“花公子”，
有一匹老騾子他楞叫牠“老姑娘”。
前些天社裏又擴大了一百五十戶，
杜大爺從心眼裏邊喜的慌。

你看他放下篩子拿水桶，
在馬槽裏來往一陣忙，
又篩草來又拌料，
又拿起撓子給馬撓癢癢。
他越看這羣好馬越高興，
不由得嘴裏哼哼把小曲唱。
唱的是：“十一月，天氣涼，
丰收、擴社大家忙，
添人進馬真興旺，
合作社帶來了好時光。”
猛听得一聲嘶叫震耳响，
原來是“花公子”踢了“菊花黃”。
杜大爺一見心好惱，
跑過去把“花公子”訓一場：
“甯！甯！你这个天生的調皮鬼，
整天價橫踢亂捲啃槽幫。
你不知‘老菊黃’這兩天不舒服嗎？
欺負牠你真是心不良！”
杜大爺訓罷了“花公子”，
一扭头看見了自己那匹老馬“菊花黃”，
無精打彩風前站，
軟弱無力鬃毛長。
走上前用手摸着老馬背，
叫了聲：“‘菊花黃’啊‘老菊黃’！
兩天來你不吃也不喝，
你叫我老杜有多心傷！
劉社長已然派人進城去買藥，

病好了，你还要为社裏出力量。”

說話間只覺得北風陣陣緊，

吹透了棉衣刺骨涼。

猛抬頭，嚙！

西北角上黑雲团团遮星斗，

風捲雲飛奔南方。

老杜一見天色變，

忽然想起事一樁：

劉金昌那匹聚紅馬，

肚子圓的賽口缸，

小駒子昨天就該下，

一直拖到了今晚。

萬一要變天大雪降，

在外邊下駒可够噲。

這馬圈四面無牆又無頂，

凍壞了小馬駒怎承當？

怎對起剛擴建的合作社？

怎對起剛入社的劉金昌？

有心把馬牽到草棚去，

那裏邊又窄又小，轉不開身太窩囊；

再一說，少窗無門頂棚破，

風雪灌進去也是涼。

忽然想起個好辦法，

何不找老伴兒去商量。

杜大爺想到此處轉身走，

邁步進了西廂房。

正好老伴兒還沒睡，

見了老杜直嘟囔：

“這麼冷，也不進來烤烤火，
乾脆，明天在馬圈裏給你支个床！”

“嘿嘿！老伙伴你先別閒扯了，
有件事要找你商量。”

（白）“找我商量？”

“啊！你看，咱們社剛剛擴建沒多久，
大馬圈又無頂棚又無牆，
刘金昌那匹紅馬要下駒了，
我就心今夜晚下雪外邊涼。”

“嘖嘖！有支書，有社長，
你幹嘛找我拿主張？”

“不！我是想把馬牽到咱外間屋，
保險大馬小馬平平安安不受伤。”

“喲！老死東西快住嘴！

我的外間是廚房。

碰坏了盆碗得花錢買，
再一說，馬在屋裏下駒該多髒！”

“柱兒他娘，依我看這都是小事，
咱要往大處想一想：

凍坏馬不但社裏受損失，
還要造下坏影响，
真要大小出點事，
也对不起多年的鄰居刘金昌。”

“算了吧！你不提他我沒氣，
提起他來惱的慌。
你对他倒是心腸熱，

誰肯对你熱心腸？

前年春，咱的老馬得了病，

鬧春耕叫人着了忙。

他的馬明明閒着也不借，

我好話說了有兩籬筐！”

(白)“過去的事了，還提它幹啥！”

“你听我說！

好容易借用了一次棗紅馬，

他楞說你把馬背給磨傷。

閒言碎語風涼話，

他老婆見我也嘟囔。”

老杜心急忙阻擋：

“快別說了，柱兒他娘！

我看你思想是有點兒落後，

看人還總用舊眼光。”

“你說我落後就落後，

我落後總也比他強！

五三年我就報名入了社，

他在社外單幹了兩年是啥思想？”

“隔年的陳穀子爛芝麻不用講，

過去的皇曆今天使不上。

他這兩年來為人很進步，

再不比以前的劉金昌。

這一回積極報名來入社，

思想認識比人強。

反正，咱是社員，他也是社員，

為了社，大家理應多幫忙。

看！眼看着大雪就要下，
怎麼樣？把馬拉進來吧？柱兒他娘？”
“不行！要拉你就拉我的老黃馬，
劉金昌對咱有啥情腸？
在以前，要他把菜籽都不給，
借點鹽還得用碗量。
‘老菊黃’有病不吃草，
難道牠不怕被凍傷？”
老杜越听越有氣，
站起身來直嚷嚷：
“我看你真是老頑固，
眼光只看二寸長！
什麼你的馬呀，我的馬呀，
都是社裏的好家當，
依我看哪匹都一样，
保護牠安全理应当。”
杜大娘心裏本來不高兴，
这下子气得臉發黃：
“好！我頑固！我頑固！
誰要拉馬我就和他拼一場！
要把咱外屋改成牲口圈，
乾脆，你拆了鍋台砸了缸！”
杜大爺有心再說幾句，
又一想三更半夜吵吵起來不相當：
我要往屋裏硬拉馬，
說不定就把事鬧僵；
哼！今晚上我先不理你，

到明天找个地方把理講。
想到此他一甩袖子走出去，
轉眼來到馬槽旁，
牽出來那匹棗紅馬，
一边走一边直嘟囔：
“快走吧！你在这裏受不了，
草棚子再冷也比这兒強。
要不是我那个老伴糊塗太自私，
我給你找个好地方。”
他把馬拴在草棚內，
又出來進去一通忙，
先抱來兩捆黃乾草，
又端來兩升癩黑豆子瞎高糧，
乾草舖在馬身後，
料簸籬放在馬的正前方：
“好了！願意吃你就在这吃，
願意躺就在这兒躺一躺，
啥時願生你就生，
一會兒我再來看一趟。”
杜大爺又到馬圈轉个圈兒。
這時候半天已被雲遮上，
雪花飄飄往下降，
風擺樹梢吱吱响。
他回到屋裏想打个盹兒，
就聽見老伴在被窩裏頭還嘟囔：
“眼看着自己馬瘦成那个样，
对人家牲口倒是好心腸，

哪天老馬一蹬腿兒，
我看你還有啥家當！”

老杜想：“反正我今天不理你，
你愛咋嘯就咋嘯。”

他一头扎下頭朝裏，
翻了個身子臉衝牆，

閉上眼睛要睡覺，
就听老婆還在講：

“四六年土改分來這匹馬，
場裏地裏給你忙，

五三年隨咱入了社，
牠出了多少力量，賺了多少糧。

雖說入社歸了大堆，
到底總還是咱的‘老菊黃’！”

杜大娘一旁磨叨得正起勁兒，
只聽見老杜忽嚕忽嚕睡得香。

（白）“喲！睡着了？”

又一想：“他辛辛苦苦累一天了，
我不該和他鬧飢荒。”

她对老漢又是心疼又有氣，
睡不着覺跑茅房；

回來路過牲口圈，
見自己的老馬爬在地下懶洋洋，

不由勾起心頭火，
暗罵老漢狠心腸！

眼看着你拿料去餵別人的馬，
你當飼養員，为啥不多餵餵“老菊黃”？

猛一个念头从心起，
我何不偷着餵牠點料豆癆高糧。
想到此剛要進屋去偷料，
又一想：不行！驚醒了老漢不妥當；
忽然一計有有有，
來一個借米下鍋一樣香！
先進門輕手輕腳找洋火，
然後把帶罩馬燈忙點上。
再出來，只覺得一股寒氣撲人面，
風吹得馬燈直晃蕩，
馬圈裏照了一圈不見棗紅馬，
“咦？老鬼把牠拉到了啥地方？”
提著個馬燈到處找，
凍得她渾身似篩糠，
草棚子裏面照一照，
不由一陣喜心上。
草棚裏站著棗紅馬，
二升多馬料就在簸籬裝，
看樣子一口都沒動，
“你不吃？活該餵我的‘老菊黃’！”
她低頭一口吹滅燈，
端起簸籬回到馬槽旁，
馬料送到老馬口，
老馬把腦袋一駁啣。
（白）“吃吧！你咋不吃啊？
吃不下去也吃點，
別辜負我的好心腸。”

且不說老婆外面把馬餵。
單說老杜在屋裏睡得香，
忽然見棗紅馬下了個小馬駒，
顏色金黃水汪汪。
眼看着小馬長得快，
不一會兒，六尺高來八尺長。
大隊長拉牠下了地，
地裏的麥子像海洋，
牠拉起收割機來一陣跑，
割麥子又快又便當。
社員們一見心高興，
支書也樂得拍巴掌：
“老杜哇！小馬駒，長得壯，
全憑你餵的實在行。”
他走上前來忙握手，
嘆！杜大爺怎麼覺着左手扎的慌？
揉揉眼睛細一摸，
好勁！把笤帚疙疸鑽在手心上！
(白)原來是做夢啊！
爬起身，下了床，
他想到外邊看一趟。
這時節雪花飛舞夜風冷，
薄雲遮月閃寒光；
他剛剛邁出屋門口，
忽見馬圈裏一個黑影一晃蕩。
(白)呀！咋回事？眼差了？
老杜站住一定神，

見黑影一下蹲在馬槽旁。

(白)鬧賊？不能啊！

啊！明白了。

這不是東頭壞蛋白富貴，

就是被管制的趙閻王，

看見我們擴社他紅眼，

黑夜來破壞把馬傷。

好小子！冤家路窄叫你跑，

從門後摸出個頂門槓，

躡足潛踪奔過去，

心想：我一棒子叫你回家見老娘！

越來越近越覺着不對勁兒，

怎麼這小子穩穩當當一點都不慌？

細一看，腦後還有個疙疸髻兒，

怎麼？看樣子好像姓他娘？

(白)“誰？”“哎呀！我！”

料籊籊“叭噠”一聲掉在地，

“死老頭子！你吓得我心裏直發慌！

看不出我是姓他娘？”

“你三更半夜幹什麼？

啊？好哇！這是哪裏來的黑豆料高糧？”

大娘上去一把堵住嘴，

“老死東西你別嚷！

上房住着黨支書，

隔牆住着劉社長，

要是把他們吵吵醒，

咱們臉上多無光！”

(白)“我不怕!”“唉!你快走吧!”

大娘硬拉老杜往屋走，

“走!有話咱回屋再商量。”

老杜想：半夜裏在外面吵鬧是不好，

影响別人不相当，

弯腰去端料簸籬，

沒留神，“噹!”一脚踢在馬灯上!

老婆哆哩哆嗦趕緊拾起破馬灯，

拉着老杜進了西廂房。

大娘說：“你不是說反正都是社裏馬，

我多餵牠一口又何妨?

又何必大驚小怪死心眼，

三更半夜瞎嚷嚷。”

老杜說：“好哇!你幹的好!

有道是家賊最难防。

我知道你从哪兒拿的料，

你的行動該‘表揚’!

明天讓社裏給你登登黑板報，

告給全体社員众老鄉。”

“哎呀!柱他爹，你瘋了!

家醜不可向外揚。

千万別对外人講，

在家裏，給我个啥罪都承当。”

老夫妻屋裏越吵越有勁兒。

猛然間窗戶外面搭了腔：

“哎哎，哎!半夜三更不睡覺，

誰叫你們開了武戲唱二簧?”